

# 还原“墨茶”：一个虚拟主播是如何被真实生活“杀死”的

作者：杜萌 01-30 20:27 阅读 401万+

大家震撼的是，一个有电脑和直播设备、会做B站视频的人，吃不起草莓，最后在贫病中死去。

---

## 205室的年轻人

水果店后面的344号，有个年轻人死了。消息在短短几天内传遍了四川凉山州会理县迎宾大道。迎宾大道344号是栋五层的老楼，隐藏在一段窄小的胡同里。

这里的房屋租金最贵不超过500元，一般300多，水电全包。租户们平日里互相不来往，但他们都知道“205室死了个男生”。他们也记得，当天来了许多警车，堵在街口，人被担架抬了出去。



迎宾大道344号。图片由作者拍摄

这个年轻人叫陈淞阳，今年23岁。在网上，他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——“墨茶”，是B站的“虚拟主播”。



街坊们凭借仅存的回忆拼凑出墨茶的形象：看着像三十多岁；身高直逼一米八，在四川人中显得鹤立鸡群；很胖，大概有两百斤，戴一副有框眼镜。

迎宾大道344号就夹在两家水果铺中间，水果铺的老板都见过这个年轻人。很久以前，他过来买过草莓，15元一斤，“只买了一点点，不到十块钱”。



旁边的水果铺。图片由作者拍摄

楼下羊肉馆的店主林婆婆告诉全现在，有时候自己在店里忙碌，透过灰蒙蒙的玻璃门，会看见这个小伙子从迎宾大道的一端慢慢踱到另一端。他低着头，肚子凸出来一大块，走路像抱着一个大西瓜。林婆婆觉得，那是“不正常的、病态的胖”。

他总是皱着眉头，嘴角下撇，看起来心事重重。偶尔，他会光顾羊肉馆，点15元的大份羊肉粉，菜单上那个加肉20元的选项，他没选过。他很少说话，每次都把汤喝到一滴不剩。林婆婆总觉得他没吃饱，“要不要再来点，不要钱”。他不说话，摇摇头。

会理县四面环山，入冬后气温骤降，阴冷渗进骨头里。2020年12月20日，墨茶在网络上感叹“冬天难熬啊”，“出去丢垃圾，差点冻死”。当天他直播的愿望是：挣到一顿饭钱；再奢侈一点愿望是买个新热水壶，因为当时用的热水壶有一股锈味。但碍于直播观看量惨淡，“看来还得再忍忍”。

林婆婆注意到，那个小伙子老穿着同一件单薄的灰色衣服。她猜想他生活困顿，每次他来，都往碗里多添些粉，多加几块羊肉，满满一大碗，用勺子夯实。

1月10日中午，林婆婆看到水果店旁的警车。过了一会儿，担架抬出来一个人，盖着白布，看不清楚模样。直到第二天逝者的父亲前来吊唁，她看到那张相似的脸，才知道是死的就是那个住在205室的年轻人。

发现遗体的是八十多岁的房东周婆婆。

她独自住在五楼，保留着每天遛弯的习惯。1月8日，她下楼，看到205室的门缝下方露出一荏灯光，她敲敲门：“小陈，小陈，别忘了关灯。”没有人应答，她猜想小陈可能不在家。遛弯回来，灯仍然亮着，她回到家，拨了小陈的电话，对面是忙音。第二天早上，周婆婆下楼做艾灸，看了一眼205，灯还亮着。

小陈“呼噜打得狠”，楼墙隔音不好，每天晚上，上下两层的邻居们总能听见呼噜声。他们告诉周婆婆，呼噜声这两天消失了。周婆婆有点恼火，她猜测小陈出去忘了关灯，或是搬去了别的住处。她叫来了开锁师傅，打算把灯关上。

1月10日早上，开锁师傅打开了205的门。房间杂乱，地上散落着方便面袋子、白色的药瓶和饮料瓶。至于小陈，正四脚朝天地“睡”在床旁边的地上，粉色花点的被子结结实实地裹住头和身子，一双光着的脚从另一头露出来。

“怎么睡在地上”，周婆婆想。她喊了声“小陈”，又上前拍拍。一旁的开锁师傅觉得，“这人不对劲，要报警”。周婆婆赶紧找妹夫帮忙报了警。录口供时，警察告诉周婆婆，小陈昨晚就离世了。

小陈是去年六月份搬进205室的。刚被中介带到周婆婆面前时，他有点羞涩地问，交不上季付的话，能不能按月付租金。周婆婆答应了，“但是你要讲信用”。小陈很讲信用，每个月都按时交上370元房租。

这是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，水泥地面，配备着一张铁架床，一张桌子和一个卫生间。床前有扇很大的窗子，阳光被对面的楼房挡住一半。



同楼的一间与205同格局的屋子内景。图片由作者拍摄

在当地的民间习俗中，如果逝者不是在自己家中去世，那么要在住处做一场法事，不然灵魂无法进入阴曹地府。小陈去世后，周婆婆等了好几天，也没见他家人上门做法事，她着急又难过，自己掏钱请了道士。做完法事后，周婆婆雇人把房间里的床和桌椅搬了出去，墙壁重新粉刷，给屋门上了新锁，婉拒了所有想租的租户。

坊间传言四起。有人告诉林婆婆，死掉的小陈今年23岁。林婆婆心里震了一下，她自己的小儿子今年也是23岁，在外面打工，她每天都会给儿子打电话，问他吃没吃饭，天冷了有没有加衣服。还有人说，小陈“爹妈离婚，找妈被撵出来，找爸也不要”，林婆婆惊讶又气愤，眼圈泛红，“怎么有这样的父母？这样的人不配当人父母”。

而在林婆婆不知道的一个平行空间，虚拟主播墨茶的死，正在掀起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暴。

哀悼最开始是在小圈子进行的。1月19日，网友伊里奇在B站动态发布了一则“讣告”：墨茶因贫病交加，不幸逝世。配图是处理成黑白色的墨茶虚拟形象。





御坂伊里奇\_Official

01-19 · 367.3 万浏览

## 【讣告】

据墨茶父亲及表哥消息，夜校 Project 所属  
Vup@[墨茶 Official](#) 于本月初（具体时间不详）  
因贫病交加，不幸逝世。

让我们向坚强的黑茶的离去致以诚挚的哀悼与怀念。

特此讣告

2021.01.19

御坂伊里奇

[#讣告##VUP##虚拟主播#](#)





伊里奇发布的讣告截图。

两天内，这则讣告，连同墨茶生前在B站发布的动态，被陆续搬运到各大社交平台，登上热搜榜，获得海量的评论和转发，迅速“破圈”。

网友们根据社交平台上的动态，拼凑出一个负债累累，贫病交加的墨茶——住在危楼里；患有糖尿病、胃病、肝病等多种疾病；买不起胰岛素，药要论片买；用着二十块钱买的电饭煲，吃泡面果腹，饿急了会去捡烂梨子吃。B站的倒数第二条动态里，他写道，“特别特别想吃草莓，可惜草莓太贵了。”

“讣告”发出后两天，伊里奇打开B站，几乎每一秒都会有新消息弹出，有传达哀悼的网友，有想要采访的记者，还有宗教人士希望为墨茶做法事。

墨茶的经历被视作电影《被嫌弃的松子一生》的现实版。有网友称，“破防了，身前身后都这样孤独绝望”；亦有人形容看到讣告后“心脏总觉得像是隔着冰层被橡皮锤猛砸了一下，咚的一声”。

大家震撼的是，一个有电脑和直播设备、能接触到B站、会做视频的人，吃不起草莓，最后贫病中孤独死去。有网友评论：“high tech low life”再也不是科幻，已经成为现实。

## 拼凑的电脑、生活和友谊

2018年，伊里奇在一个虚拟主播的小群里认识了“墨茶”。

墨茶在群里发过自己做的视频，伊里奇觉得“技术相当不错，审美很对我的口味”。在伊里奇的印象中，墨茶为人谦逊，虽然技术高超，但从来不会吹嘘自己多厉害。

伊里奇是医学生。一天，墨茶私聊请教他：肚子疼是什么原因？伊里奇细细问具体哪里疼，多长时间了等等，最后推断是消化道溃疡。墨茶说自己没钱买药，伊里奇顺手买了两个月疗程的药寄给他，又列了个单子，写清楚要买哪些药，叮嘱他吃上一年，不然治标不治本。

墨茶身上的病似乎不少，隔三差五就会来咨询，两个人也慢慢熟络起来。偶尔有一天聊起，伊里奇才知道吃完那些药后，墨茶一直没钱再续上。

墨茶渐渐提起自己的生活状况，在成都当装卸工，每个月工资八百，要交五百元房租。语气稀松平常，伊里奇却觉得震撼，他之前从未在生活里见过这种人。300元的生活费怎么活一个月呢？伊里奇不敢想。墨茶自述，他经常断顿，有时将泡面掰开分几次吃，附近有山，他曾经上山采过野草和野菜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会捡东西吃。

在墨茶的讲述中，2018年四五月份，因雇主欠薪不发，他前去讨薪，却被黑心老板踩断身份证，赶了出去。失去生活来源的墨茶此时又遭遇了诈骗，被陌生人用支付宝“花呗”五百元额度换取了两百元现金。当时，他还不知道“花呗”为何物。

房租眼看到期，身体状态又糟糕，墨茶只能回到老家，但彼时他连路费都无力承担。这是群友们第一次以“借款”的名义资助墨茶。从这时开始，群友们开始陆陆续续支援墨茶。

墨茶始终保留着自尊心，他不愿意说出“要”字，只说“借一点”；不说具体金额，收到钱后反复说“谢谢”，保证自己赚到钱后一定还上。

伊里奇从来没想到“还钱”这档事，他林林总总“借”出去了一千。

回到老家后，墨茶告诉大家，他想找个副业做，大家建议他做vtuber虚拟主播，可以赚点额外收入。但是墨茶说，他没有设备。

装备是从全国各地一点点寄来的。大家在群里合计，发现每个人家里都有淘汰下来的旧电脑配件，刚好能凑成一台电脑。伊里奇寄了一套音频设备，一个监听耳机，一个声卡和一个麦克风。过了两天，墨茶把组装好的电脑照片发到群里，言语间很是开心。

与之配套，还有另一件礼物，是群友为墨茶设计的虚拟形象——黑发齐刘海，脸色苍白的少年。

墨茶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虚拟主播生涯。他非常勤奋，身体还算舒服的话，每天都会播。粉丝只有百十来号，看直播的也基本是群友。2020年11月，墨茶向空荡荡的留言区播报，“今晚恢复直播，但是我该播什么了？战地1，OW？”身体病痛时，他会发布动态说：“很抱歉



没法一直直播，今天身体不太好，得休息下。”当时下面只有一条评论，是三个拥抱的B站表情。

伊里奇眼里，墨茶的视频剪辑卡点流畅，节奏感很好，不输科班毕业的专业人士。最大的缺点则是对于素材的偏好令人费解。伊里奇说，一方面，做MAD本身就没有什么出路；另一方面，墨茶很不愿意去做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题材，喜欢的题材又都偏冷门。

做视频基本没有收入。墨茶还是得四处打工，但受限于糟糕的身体状态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2019年10月底，他说找到一份看仓库的工作，值夜班，不准玩手机，不准坐着。从前一天晚上到次日中午，他在仓门口连着站了十几个小时。下班后，他在群里抱怨：“难受死了”，“我都不知道一晚上怎么度过的，迷迷糊糊的。”

网上的墨茶一直很乐观，买饮料连中两次“再来一瓶”也值得发一条动态。2020年7月底，他发布动态：“没想到不知不觉已经一百粉丝了，这是好的开始”。

在伊里奇眼里，墨茶是个很不错的朋友，为人真诚，很少抱怨。他提过想吃伊里奇做的辣椒酱，伊里奇给他邮寄了一瓶。2020年11月，墨茶手术出院，伊里奇还给墨茶写过一首印象曲，发布在B站上：“这是写给@墨茶Official的一首原创曲祝贺他战胜了疾病，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或许前面还有千难万险，但我相信黑茶一定能坚持着走下去的”。

妖羊是群里资助墨茶最多的人。2020年12月8号，妖羊给墨茶开通了“有生之年第一个提督加舰长”。当天，墨茶专门发了一条动态表达感谢。



墨茶 Official

20-12-08



呜呜呜，非常感谢今晚 @-妖羊- 的提督，有生之年第一个舰长和第一个提督都是 🐏 🐏 的，人气全靠 🐏 妈妈了。



🗨 草叉横三：想知道羊羊提督现在看到这条消息是怎样的感受。。。唉

👉 181

💬 1810

👍 11.5万

墨茶的B站动态截图。

刨去抽成和税费，一个月提督最后能够到账八百元，这将是他的直播生涯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。B站规定：收入次月才能提现，且需要数天才能到账。

墨茶死在一个月后。

## 是“清羽”还是“墨茶”

一切早有征兆，病痛一直折磨着墨茶。根据B站动态，伊里奇寄来的药吃完后，胃痛时常让他难以入睡，他至少同时还患有肝部疾病和糖尿病。入冬以来，墨茶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。他在群里自述，时常呕吐，口渴，每隔五分钟就需要不停喝水；到最后，他要靠双手一起，才拿得起一张纸。

最大的问题还是穷。他买不起胰岛素，售价1.8元的药片只能论片买。2020年12月30日左右，网友们筹集了一笔医药费，劝墨茶去医院治疗。

2021年1月4日之前，墨茶还有一些零散发言，说自己去了医院。那之后，一条也没有了。伊里奇隐约有了不好的预感，1月10日，他打电话给墨茶，对方是一个男声：“我儿子死了”。

伊里奇猜测墨茶的死因为酮症酸中毒，这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，多因饥饿诱发。“就算我不说贫病交加，其实最后他的死因也基本上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。”伊里奇自责，“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逼他去医院。”

而就在网友们为墨茶之死扼腕时，有人在另一个群里发了一张截图，一名网友怀念道，“六年前在csol认识的墨茶，那时大家叫他清羽”。于是，默默潜水的老群友，连同那些被埋葬的往事，一起炸了出来。

舆论风向也很快出现反转。有人发帖，言之凿凿地说墨茶是骗子，死亡是一场金蝉脱壳的骗局。帖子中枚举证据，指出从2013年开始，墨茶就曾以同样的话术在许多群里卖惨，借钱，然后消失。还有网友扒出墨茶曾使用过的ID包括“墨茶official”“黑茶”“红茶”和“清羽”。一则聊天截图里，ID为“内鬼”的网友说，自己之前在京东工作，有办法查个人信息，还在360干过，能爬浏览记录。他用了各种手段，得出结论：墨茶“大概率没死”。贴文最后发出呼吁，“希望大家多多转发，让更多的人看清墨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## “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”

直到几天前，哲庆才把去世up主“墨茶”和自己所认识的骗子“清羽”对上号。

2016年，哲庆在一个视频剪辑同好群认识了清羽。哲庆告诉全现在，当时他还在读大学，对于视频剪辑一窍不通，抱着学习的心态加群。而清羽是群里的大佬，精通AU（Adobe Audition的简写，一种音频录制和编辑软件），“非常牛逼的那一类”，在群里论技术能排到前三。

清羽很话唠，每次打开群都能看见他发言。他最喜欢的动漫是《四月是你的谎言》，在群里的头像是男主角有马公生，后来又改成了女主角宫园薰。他的脾气有点大，有小白请教一些入门级的问题，会被清羽直接怼，“百度去”。

在MAD圈（指电玩文化、动漫文化、同人文化界别中的多媒体作品）里，大佬有脾气很正常，哲庆等小白尊敬他，又有点怕他，但“谁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人会借钱不还”。

借钱前有两个月的铺垫。大家早就隐约知道清羽和家里关系不好。2016年春天，他在群里说，自己接了一个做视频的私单，但因为和母亲吵架，母亲把电脑砸坏了。于是他离家出走，找不到住处，没有电脑，没法交工，还要付违约金，他还不上这笔钱。清羽在群里发了



几张照片，一张是正在剪辑的视频界面，一张是被砸的电脑。照片里，数据线被扯断，键盘裂开。

那之后，清羽时常说自己过得很惨。说这些时，还会配上几张图，有时在荒山上，有时在网吧里，有时甚至睡在大街上。

最早接到求助电话的是阿航。阿航是群里的“老大哥”，不仅技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，性格也温和。清羽告诉他，自己暂住在网吧，身无分文，问能不能借点钱。阿航当时刚参加工作，立即打过去了五百块钱，一个月内，又分两次打过去一千元。

两个月内，清羽以不同借口陆续向群友借钱，但从没还上过。借钱的底气渐渐不足，从一开始说“过两个星期保证还你”，到后面开始卖可怜。

信任是一点点崩塌的。最开始，有群友看到一张清羽发的睡大街的照片似曾相识，用百度识图，在贴吧找到了原图。被揭穿后，清羽当即不说话了。但此后，他仍然照发不误，被扒出来是网图，就沉默一阵子，隔段时间换个话题接着聊。

当年，守望先锋游戏大火，这款游戏的账号需要付费购买。清羽借了一个群友的账号来玩，群友再次登陆时，发现密码被改了。这件事一下在群里炸了锅，气愤的群友们指责清羽，后者没有正面回应，也没怎么辩解。自此，大家对清羽的芥蒂，又加深了一层。

清羽自述的经历也难以让人信服。2016年暑假前一天，他忽然兴致高昂地告诉大家，父亲回来了，要带他开公司，“我要飞黄腾达了”。过了两天，又说父亲要带自己去西藏玩，“你们说我要不要打只藏羚羊？”

再次出现在群里时，清羽变得低落。他说，父亲在野外把自己丢下了，他连续走了两天才回到住处，路上模仿《荒野求生》，还喝过沟里的水。

这套说辞在哲庆看来逻辑混乱，过于魔幻，群友们也越发怀疑“这人是个骗子”，连带怀疑起他之前说的那些被母亲赶出家门、流浪街头的经历。

最让大家耿耿于怀的还是一直没有还上的钱。清羽在群里出现时，会有人直接圈他问，“你为什么老借钱，之前借的还了吗”“什么时候还钱”。清羽不回应，哲庆就嘲讽他两句，有人会随声附和，大部分人默不作声。

钱始终是一根刺。又过了一阵子，只要清羽一在群里出现，不管说什么，都立刻冷场。

清羽的话越来越少，最后一条发言停留在2017年1月27日，灰色的QQ头像再也没有亮起过。

刚消失的半个月，看到欠钱类新闻，群友还会圈他，“要不要出来还钱”。渐渐的，他逐渐被大家遗忘，“清羽欠钱不还”变成群里专属的梗。因为发言荒诞，借钱不还，大家用“孔乙己”代指他。偶尔聊到，哄笑一阵，有人模仿鲁迅的口吻揶揄：“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”。

如今的哲庆早已不再做视频，他当了程序员，过起了“社畜”生活。

对这些老群友来说，追回钱不那么重要了。但他们想“求一个明白”，“墨茶”到底是不是“清羽”？“清羽”真的死了吗？除阿航外，哲庆和大多数群友不相信清羽死了，他们觉得他一定是欠钱太多，编造一个不存在的“表哥”，自己跑路了。

卖惨，为借钱做铺垫，墨茶留下的动态里还是熟悉的配方。哲庆一心想着揭穿这个惯骗，他利用下班时间，开始和群友一起着手搜罗证据。

证据并不难找，很多线索都对上了——地址都是四川凉山；群友通过支付宝转账时，曾经得知清羽的真名，与墨茶2020年6月去医院检查的入院凭证上露出的姓名边角一致。最后基本可以确信，“清羽”和“墨茶”就是同一个人。许多网友纷纷发来转账给清羽的截图，有的八百，有的五百，加起来远远超过了立案金额两千元。“说得好听一点叫借，其实就是骗”，哲庆说。

哲庆和群友定了计划，汇总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再联系其他受骗者，把事情交给警方处理。

然而聊天内容被一位群友转了出去，这才掀起轩然大波。

1月22日，晚上八点多，哲庆打开群，六千多条消息弹出来。聊天记录翻不过来，他在群里问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立即有人转给他清羽所在地方政府的回应：遗体已火化。那一刻，哲庆恍惚了一下，头皮发胀，“怎么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？孔乙己的确死了。”

哲庆一页页翻看墨茶的B站动态，久违的熟悉感油然而生。

他还是喜欢《四月的谎言》，做了《四月的谎言》的AMV，哲庆觉得这部番剧水平一般，看了一遍没再二刷；他居然还在做MAD，还在动态里说，“做MAD死路一条”。哲庆看到会心一笑，这句话是视频圈公认的，“这种视频音频MAD肯定都是死路一条，没钱赚的。”

那条说“想吃草莓”的语气也让他无比耳熟。他记得，当时在群里，偶然聊起家中稀疏平常的生活，清羽会惊诧，“你们的家庭这样呀，真好。”有群友收到家人寄的东西，拍了照片在群里秀，清羽重复道：“真好啊，好羡慕你，真好。”

但“墨茶”和哲庆所熟悉的“清羽”还是有所出入——墨茶更谦逊温和，他会说“谢谢”，语气很客气。哲庆收集清羽欠钱不还的证据时，有人告诉他，她曾经在B站私戳墨茶，想向他求教剪辑技术，并当即打过去五百块钱作为学费。墨茶把钱退了回去说，“不用啦（“缺”是对方的昵称），你帮我的够多了，剪辑我会教你的放心吧”。

哲庆反复想，或许他真的改了？浪子回头？他猜测，清羽也许想过还钱，也在想办法挣钱。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刻，仍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。哲庆还看到有网友这样推测：网名从清羽到黑茶，最后到墨茶，这个过程中，他对生活也慢慢绝望了。

1月22日，阿航在B站专栏发了悼念墨茶的文章，回忆了2018年相处的点滴，也写进了借钱和消失的片段，却被网友骂给死者泼脏水，蹭死人的热度，是吃人血馒头的恶棍。

现在，哲庆和群友们只有两个诉求：一方面，虽然有九成九的把握，他们还是希望官方出来证实，“清羽”到底是不是“墨茶”；另一方面，大家也想帮阿航讨个公道——他借了钱，受了骗，做了好事，为什么还要挨骂呢？“好人就不应该被枪指着”，哲庆说。

## “世界上有这么多草莓”

这场网络骂战的矛头，同时指向墨茶的父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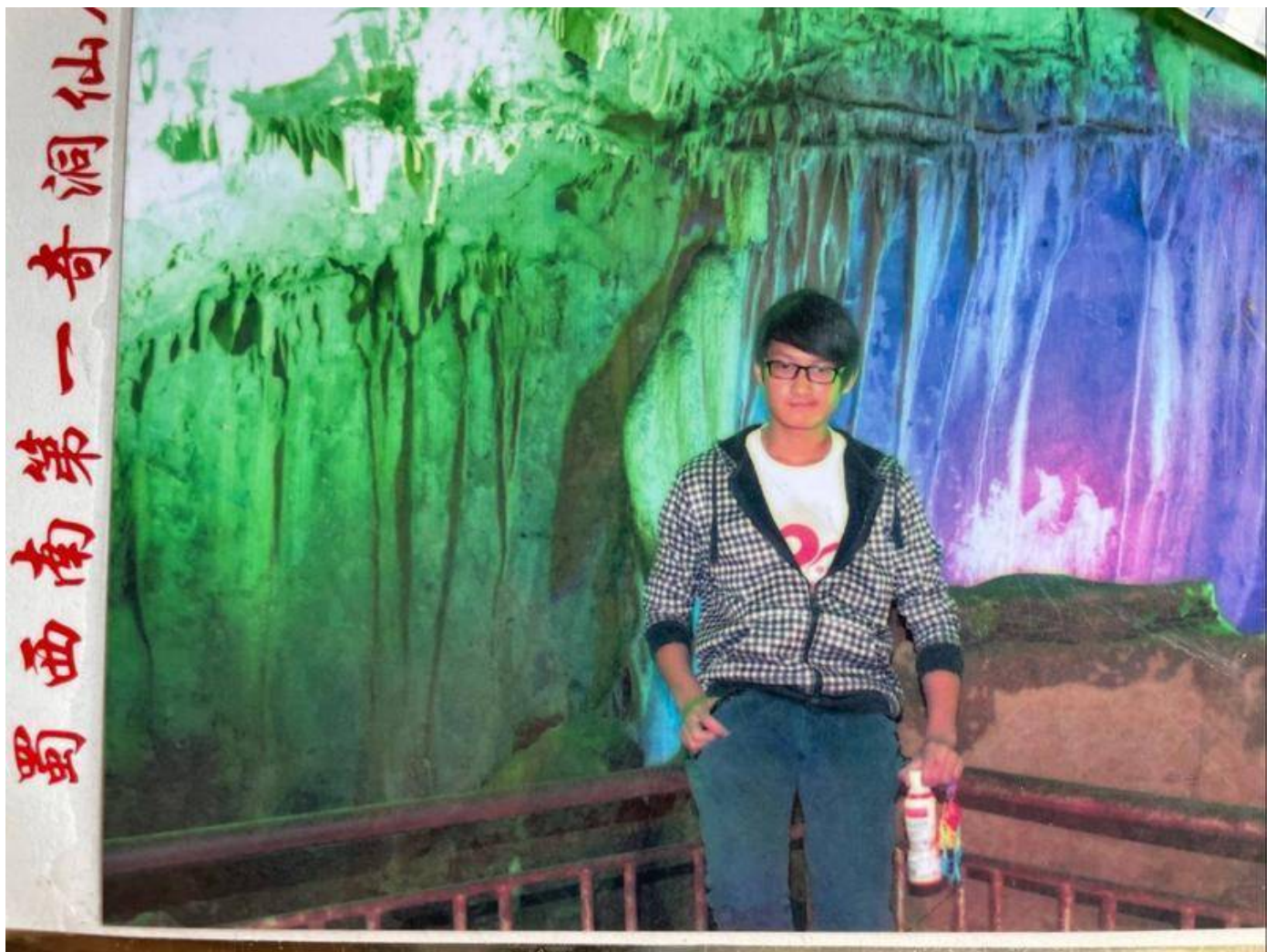
网传的版本里，墨茶被跑路躲债的父母抛弃，父母又抢走他仅有的遮风挡雨的屋子，并找人殴打他，把他扫地出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能去县城租一间小房，边打工边直播，以此度日。

距离凉山州府所在地西昌市车程二十分钟，省道旁边的一栋二层小楼，是墨茶的外公家。家里养了一条狗，几只鸡和一头猪，屋后有不到一亩的自耕地。墨茶曾在这里生活多年。

墨茶的母亲陈霞和人合资在西昌城里经营着一家足浴店，隔天的晚上会回一趟父亲家。最近为了躲避记者，她开始早上回家。

在外公家，墨茶被唤作“阳阳”。发胖前的阳阳，一米七八，圆脸，身材匀称，很帅。读职高时有两三个女孩子追，但他一个都看不上。父亲杨明忠很得意，说儿子结婚不用愁。





十几岁的墨茶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阳阳的外公告诉全现在，阳阳三岁时，陈霞和杨明忠离婚了。杨明忠明确说不要孩子，陈霞表示，“你不要，我要”。

据外公回忆，阳阳六岁那年，杨明忠又想起了这个儿子，在放学时间蹲在学校门口等他，哄他说去买玩具小汽车，把阳阳带回了自己在会理县的家。杨明忠是个小包工头。有时他不在家，就让阳阳去附近的小餐馆独自吃饭，等他回来一并结账。阳阳读小学时，杨明忠给他买了一台电脑。

在父亲家的三四年，阳阳从来不给外公打电话。后来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，又有了一个儿子。十一二岁时，阳阳被送回到陈霞身边，电脑也被转送给弟弟。

此时，陈霞也组建了新的家庭，阳阳就住在外公外婆家。陈霞对全现在回忆，上了初中后，阳阳开始叛逆，成绩不好，性格也变得内向，“啥子话不再跟我讲”。陈霞忙着挣钱养家，给生病的母亲交医药费，阳阳一不听话，她管教的方式就是上手打骂。

阳阳更加寡言，内向。初中毕业后，他去会理县读职高，专业是电子计算机类。离毕业还有两个学期时，他跑回家，说什么也不上了。

就这样，他在家里蹲了一年多，很少出门，整天闷在屋里玩电脑。

几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外公看到一则广告，说是成都的一所铁路培训学校招生，培训三个月，包分配到铁路上，做安检、售票员之类的工作。外公心动了，他从积蓄拿出7700元的培训费。阳阳不情愿地去了。两个月后，打电话回来，说“校长不见了”，还说“别人都分配好工作走了，就我没有”。

外公打通了校长的电话。对方说，给陈淞阳分配了工作，他没到岗。

阳阳不愿意回家，说要在成都打工。几个月后，他给陈霞打电话，说工作没签协议，现在既没工作也没钱了。陈霞当即打了钱过去。之后，每过一两个月，阳阳都会打电话过来要钱，陈霞每次都打上三五百块钱。

2019年底，阳阳回了老家，整个人胖了不少，肚子腆起来，口味也变了，经常买卤味、板鸭等荤菜，分给家人一起吃。外公估摸着，阳阳在成都过得还不错。之后，阳阳越来越胖，过去的圆脸变得上窄下宽，肿得像冬瓜。陈霞还留意到，儿子的鼻子两边各长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瘤子。

陈霞不知道儿子每天都在用电脑干什么，儿子不说，她也看不懂。母子俩隔三差五就吵架，矛盾愈演愈烈。2020年三四月份的一个早上，陈霞又托人给儿子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儿子不肯去，两个人争执推搡起来。一气之下，陈霞把电脑掼到了地上。当天中午，陈霞在堂屋坐着，看见儿子雇了一辆三轮车，把电脑的主机搬下楼，又拿了两三件衣服，上车走了。

陈霞再没见过儿子。她辗转从杨明忠那里听说，儿子去了攀枝花的医院，打算把鼻子上的瘤子切掉，但术前查出了糖尿病和高血压，要住一段时间院，吃降糖药，之后才能手术。她打电话叮嘱儿子，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声，妈妈过去陪你。但阳阳一声不响地做完了手术。陈霞再听说时，他已经出院了。

与网络流传的版本不同，杨明忠住在乡下，距离会理县城一个多小时车程。和全现在见面这天，他穿着破旧的牛仔裤，黑色棉袄左肘处有一大块绽开，翻出肮脏的棉絮。



杨明忠的家。图片由作者拍摄

“欠债”的部分是真的。2014年，杨明忠带着几个相熟的工友接了一个水利工程的项目，2016年，项目还没做完，负责人跑路了。杨明忠不仅没拿到工资，还欠下了工友的三十多万。

没了钱，后来娶的老婆也跑了，丢下当时只有2岁的小儿子。这几年，他只能四处躲债。

2020年6月，阳阳找上门，说要做手术。杨明忠当时没钱，只能掏出挂号费。结果儿子去了医院，再也打不通电话。

阳阳再来就是11月了。杨明忠看到儿子，吓了一跳，鼻子两边的瘤子已经长成很大一坨。凉山州的医院“做不下”（做不好），附近最好的医院在攀枝花。杨明忠东拼西凑了一万块钱，带阳阳做了手术。儿子走之前，杨明忠又到隔壁的商店借了300块钱，拿给他。

陈霞后来也接到过儿子要钱的电话，她拒绝了。她想着，他实在“混不起”（混不下去），肯定要给大人开口，这样他就会听话，听安排去打工。

她再次得到儿子的消息，是派出所发来的死亡通知。



1月10日下午，杨明忠接到陈霞的电话，儿子死了。他不敢相信，给派出所打电话核实后，他找朋友借了一百块钱，赶到会理县城。儿子已经躺在殡仪馆的冷冻室里，口鼻处糊了一大滩凝固的血迹，杨明忠看了一眼，把头别过去。周围的人说，现场也有两大滩吐出来的血。杨明忠强忍着，把嘴角咬烂了一块，眼泪还是掉了出来。

他想给儿子清洗一下，但是太沉，拖不动，只能请殡仪馆的人帮忙擦掉血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。第二天火化炉外，陈霞最后看了一眼，儿子闭着眼，像是睡着了。

陈霞把骨灰盒抱回家，埋在了家后面的山上。她找道士在家做了法事，每道门上都贴上了黄色的符纸。祭祀的香和三个盘子一直摆到现在。



墨茶在外公家的房间。图片由作者拍摄

儿子去世之后，陈霞不敢独处。没人说话的时候，悲伤铺天盖地袭来，她会放声大哭。她梦见过儿子一次：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，对方看起来像儿子，又不太像，始终没说话，用一种悲伤的眼神看着她。醒后她想到，梦见的是小时候的儿子。

陈霞保留着一本厚厚的相册，十岁之前的照片是最多的。合影里，陈霞搂着阳阳的肩膀，阳阳眯着眼睛，腼腆地对镜头笑。再往后，合影越来越少，保留的也多是证件照。



阳阳和妈妈的合影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儿子过世后，有人将他的B站动态截图发给陈霞。她看到儿子说身体不舒服，几次说胃痛，痛到睡不着，也觉得撕心裂肺的痛：“但凡跟我们说一点，他就不至于走到这一步，有什么病，我倾家荡产也要给他治。再不听话到哪种地步，我也不可能见死不救。”



看到儿子最后的动态里说想吃草莓，又说过想吃饺子，陈霞愧疚得要死，“这孩子怎么那么傻？别说生病了，就是想吃点啥，只要你开口，怎么可能不给你买呢？”



儿呀今天看见了你的空间，我都快崩溃了，终于知道你怎么走的了，你给你朋友说也不会给我说。天啦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，也不给我说你在哪里，我天天为你担心受怕你也不知道，你在恨我你有病我就算倾家荡产也要给你治呀，为什么要自己承受呀🙏🙏，你这是在折磨我呀🙏🙏



2021年1月18日 下午 8:31

陈霞的朋友圈截图。

陈霞说她再也不会吃草莓了。路过卖草莓的水果摊，她也心痛得很，“世界上有这么多草莓，而我儿到最后也没吃上一口。”



此前有媒体报道称，“墨茶一度误入歧途，曾因参与违法犯罪行为，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”，陈霞和杨明忠都向全现在表示，没听过这档事。“我的孩子我知道，他不会做违法的事”，杨明忠说，阳阳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内向，善良的孩子，“他本来就不喜欢在外面乱交朋友，他怎么违法？他没有这个胆子，没有这种事。”

## 互联网的墓碑

最近几天，陈霞几次接到乡里的电话，暗示她把儿子的账号删掉，不然影响不好。陈霞也知道，账号下面铺天盖地都在骂她，但那毕竟是儿子生前留下的痕迹。B站的工作人员联系她，问要不要保留为纪念账号，她没想好，没说留也没说不留。过了几天，杨明忠打电话来说，阳阳的账号看不着了。陈霞又有点着急，摆弄了很久手机，也不知道去哪能看。

陈霞看不到的地方，这场网络葬礼仍在继续。截至1月30日下午，“墨茶Official”的账号已经获赞645.7万，粉丝数达到169.3万，较他生前翻了近一万倍。“墨茶Official”的话题在微博已经有6亿阅读和27万讨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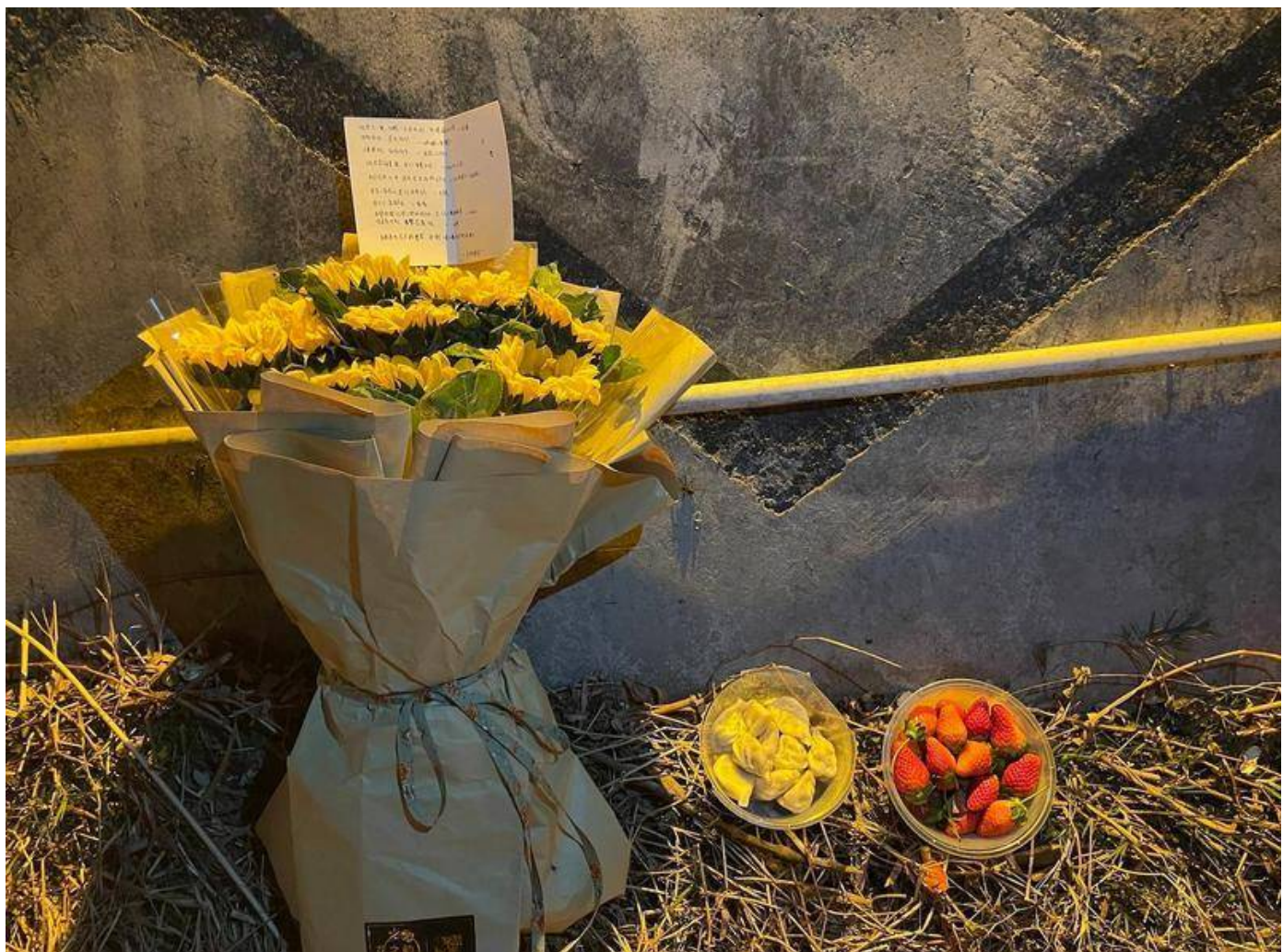
安琴也关注到了墨茶，她知道墨茶住在会理县，是自己的老乡。翻看墨茶的动态时，她发现，不仅住处照片和自己的住处很相似，洗手间的门也只有细微纹路上的不同。直到看到新闻里墨茶的住址，在迎宾大道344号，安琴才知道，这个去世的up主就住在自家楼下。

“早点知道就好了，”安琴开始为这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感到自责。虽然她的经济条件也一般，但草莓和饺子还是买得起的。

安琴加入了一个为墨茶哀悼的QQ群，群里有一千多人，群友们集资拜托安琴买了一束向日葵和一份猪肉饺子，她又自己花钱买了一盒草莓。

房东周婆婆对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葬礼并不知情。有一天，她发现205室门口忽然堆着许多草莓，楼道狭窄，她只好请人帮忙清理出去。但第二天，又会“长”出新的新鲜草莓。

刚搬到迎宾大道时，墨茶会在傍晚去附近的濯缨桥，那里杨柳低垂，灯光闪烁，距离墨茶的住所只需要步行三五分钟。他把照片分享到B站，配文“住处的附近”。1月26日，为了不给周婆婆带来麻烦，安琴把花、饺子和草莓带到濯缨桥下。



安琴带着草莓等到濯缨桥下纪念墨茶。图片由作者拍摄

眼下正是枯水季节，河床和巨大的鹅卵石裸露出来，河边是枯黄的草秆，有乌鸦在上空盘旋，发出“呀——呀——”的叫声，河水仍然在无声流淌。

（文中除陈淞阳、陈霞、杨明忠外均为化名。）

**NOW**  
全 / 现 / 在

**全现在**

微博认证：完美世界旗下资讯平台

+ 关注